



本土文本

梅花镇情事

(小说)

□倪正平

一、秋到梅花镇

1948年的秋天比以往年来得更早,9月中旬刚过,便频频有北风侵入梅花镇。当横穿镇区的三官堂河边上,几棵榆树被秋风吹落了椭圆形的叶,小旋风又把落叶拢成一团,转着圈、翻滚着卷过二百多米长的石阶,这座存世已近百年的临江小镇,似乎也走到了“换季”时刻。

据传,这座距离长江北岸仅二里多的集镇成埠于清咸丰年间,当年太平军与清军在江南混战,受到波及的七家花姓和五家梅姓大户为避兵灾相约北迁来到此地,花三百两纹银买下二十八亩荒滩,建了个由三十二间店铺组成的临江集镇。梅花镇由此得名。现今,开埠时的偏僻之地已有店面九十九间,人口近三百,是方圆二十里庄稼人、生意人唯一的集贸市场。

这天,一个消息像疾风刮过街面:镇上上来了一对外乡父女,那男人高马大,穿着藏青色厚布对襟短衫,戴礼帽,提一只竹编箱子,像个有钱人;那小女穿紧身花袄,高挑细腰,人面桃花,出奇标致。

第一个看见这对外乡父女的是开老虎灶的梅阿三。这梅阿三长相奇瘦,四肢像四根竹竿,几乎看不出粗细来;那脸颧骨尖削,两眼外凸,加上一只朝天鼻,人送绰号剥皮羊头。别看梅阿三长得骨骸惊奇,却是个正派人,他家老虎灶都是明矾沉淀三遍水入锅,一样的水壶,盛别人家老虎灶的水二十来天就会积下厚厚的水垢,用他梅阿三老虎灶的水两个月不带清理的。不只水好,态度也好,哪家走不开只需喊一嗓子“阿三来壶水”,三句闲话未聊完,便会见拎着大号黄铜水壶的梅阿三像一阵风卷进屋来。

这天晌午,梅阿三正给镇东根田剃头店送去水,劈面碰上正倚着进镇小道与街面交岔路口旁那棵一抱粗的柳树小憩的父女俩。看到突然冒

出两个生面孔,正小跑着的梅阿三猛然刹住步,他一眼看出这对男女不是本乡人,那打扮、长相方圆百里就没这种人。

父女俩也被这突然间冒出的怪物吓了一跳,本能地直起身来。那男的伸手把住脚边竹编箱子的提襟,小女子则本能地往男的身后躲。

“哪来的?”梅阿三喘着粗气问。

“北边,正打仗哩,想找个落脚点暂住。”那男的双手抱拳,作了个揖。

“那你来对了,别看这镇子不大,却是安稳之处。当初革命党人与清人争天下,现在共产党与国民党争天下,多少地方打翻了天,这里连边都没沾着。前些年东洋人占了县城,周边五个镇十多个大宅常被骚扰,独独这里没来过,你说奇不!”

那男的咧嘴一笑:“看来是来对了!我们要租二间房,还望这位兄弟指点指点。”

“往西走七十来米有个摇面店,隔壁花姑娘正好有两间空房,你去问问看,就说我梅阿三介绍的。”

“哦,是梅老弟,有劳了。我姓林,双木林,单名一个鹏字。这是小女秋月。”

正聊着,前头十来米开外一店铺门口探出一脑袋,冲梅阿三就是一顿呵斥:“阿三你这冲头半天勿来,客人等洗头呢!啥辰光了也勿看看三四!”

二、根田剃头店

根田剃头店是梅花镇三家剃头店里名声最响的,这附近乡下男女要上镇打理发头,一般都去那里。在他们看来,“镇东根田”这四个字就像黄麻子烧饼、张小泉剪刀一样值得托付。

让根田出名的除了手艺了得,还有让人过目难忘的身形。根田小时得过脑膜炎,虽保住了命,却落下个“直不起腰来”的后遗症,身子像张拉不开的弓,于是根田成了他的又一绰号。有时,客人不经意间当面这样喊他,他也不恼,讪笑着说声“莫

开玩笑”,全然不放在心上。

这不,告别了外乡父女的梅阿三踏进屋就这么来了一句:“根田老子,水到来了!”这回根田来了气:“烂污阿三,水都凉了,叫我怎么给客人洗头?!”

梅阿三自知理亏,忙打圆场:“是凉了,少兑点冷水,还可以用的。你先使着,待会再送一壶来,少收一个铜板就是了。”说罢,他把头凑到根田面前:“知道吗,镇上来了个标致小娘,嫩着呢!”

根田脸都没抬:“与我何干?”

梅阿三故作神秘:“我引来的,爷俩,我叫他们去花姑娘那落脚了。”

这梅阿三在镇上出了名的包打听,大事小事喜欢查斤过两,且肚里不藏事,转身便贩给别人,还喜欢往里添点油加点醋。

镇上来了个标致女人的消息在小镇风速传播。外乡父女还在花姑娘那里讨价还价租金,门口就有三三二二的镇上人伸头缩脑地来回磨蹭,就像猎狗嗅到了黄鼠狼的气味。他们从哪里来?来做什么?男人是做什么的?那女子长这么好看话亲着没……伴着各种问号的是各式各样合理离奇的猜想,有人甚至拿出两块大洋悬赏第一个打听到确切消息的人。

对这神秘父女的探究氛围一直延伸到了根田剃头店。这天,排队等候的一对乡下夫妻就向正用轧剪为客人头发塑形的梅根田打听开了。

“根田师傅,听说镇上上来了一对外乡父女,哪里来的?那边真的在打仗?”男的坐在长凳上跷着二郎腿发问。

“听说是。”根田眼睛专注在轧剪

上,只对第二个问题作了不置可否的回应。

“还带了个丫头,我们那里传十里八乡找不到这样标致的,真有这事?”同坐在一条大阔凳上的女人接住男人的话头。

“我没见过。”根田依然不温不火地用几个字作答。

“是地主吗?共产党要革他的命?”男的像在问根田,又似问自己。

“我看不像,地主逃走咋不带三妻四妾?根田师傅,你说呢?”那女的没有觉察到梅根田此时不想分心的敷衍态度。

根田摘下系在客人脖颈上的围布,猛地一抖,这才朝乡下夫妻看了眼:“我知道的比你们还少。”

根田利索地为客人洗好头,拿起剪子在梳子的引导下对发型作最后的修整,然后在客人的后脸腮处抹些爽滑粉,俯身说道:“好了。”

客人站起来,摸了摸衣袋,有点尴尬地望着梅根田:“能不能欠一会?走急了,忘带盘缠了。”

根田为难地摊开手:“本镇以外,概不赊欠,这是店里的规矩。”

“那就行,我是镇上的,先记着,一会就拿来。”

根田脸一沉:“莫开玩笑,这镇上大到七八十,小到站草窝,我个个认得,咋会不认识你!”

“刚来落脚,就住阿三老虎灶对门。我就是你们说的外乡人,我叫林鹏。”



“女侠”叶慧兰

(散文)

□刘放

但我第一个要写叶慧兰,估计是我的同学们意想不到的。的确,我从未与她说过半句话,而她在班上也不是那种众星拱月的角儿,功课一般,长相一般,气质也一般,绝非人群中容易引人注目的那种。我还是想写她,感觉她能唤醒许多人的记忆和共鸣。

叶慧兰乒乓球打得好,那不是一般的,是十分的出众。我读小学时就认得她,也是因为乒乓球。我们同一个公社,她是八大队,我是六大队。后来,大队改为村,她的村成了犇羊村,我的村成了马叫村。当时文化学习都不重视,只重视文艺队和运动队。他们小学来我们小学打乒乓球比赛,让马叫小学领略了她的厉害。来客四个人,一名老师带三名选手,选手二男一女,女的就是叶慧兰。当时的比赛不分性别,也就是说,她的对手全部为男生,但不论团体和个人,她都是神挡杀神佛挡杀佛,所有过招全胜。大家赞不绝口。

比赛结束后,他们出马叫小学大门时,我近距离看见了,精瘦,个头与我差不多高,头发鸡毛毬子般束起一撮,随着她的步速一颠一颠。最好玩的是,我看见她吹泡泡,舌尖一卷,借助嘴唇配合,巧妙吹出一个小泡泡,飘飘忽忽落地。这种并非依赖肥皂液的吹泡泡,是很耍技巧的男生玩的,难度极高,比那种吸烟者吹出圆圈的难度高出太多太多。我当时学过,没有学会,一直到四十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是不会吹这个泡泡。可她会,一颠一颠走过,身后飘落一串大小相近的小泡泡。

我后来听说,她在犇羊小学,乒乓打遍全校无敌手。假期在生产队干农活,也是一把好手,插秧割稻,五大三粗的男子汉根本不是她对手。听说她插秧割稻能够左右开弓,左手累了右手挥镰,右手累了左手挥镰,许多人在与她一起干活中,干着干着会停了下来,发呆一般观赏她的表演。

她还会“斗鸡”。这绝对是一种男孩玩的项目,即抱起一条腿在腰间,让这条腿的膝盖成为一个武器,进攻或者抵御,挑落对方。有时我也感觉,这个项目可能叫“斗飞机”更贴切,膝盖如飞机的机头,彼此机头对抗,或碾压着将对方撞翻;或施“拖刀计”,以诈败逃遁,等敌方追近了,突然急停,躲闪,再在敌方刹不住车之际,背后一击,四两拨千斤获胜。

叶慧兰成了中学同学后,她的“斗鸡”的成绩我不知道,但她的乒乓球成绩,全班全校都是知道的。她只要一上场,立马就打疯,传统的左推右攻,球风凌厉刁钻。而且,她每每拿下一球,会挥拳叫喊,声音清脆,满场飞奔。在本校,她选对手依然是性别不分,让诸多的男同学败下阵来。一场全县中学生乒乓球比赛,我没机会现场观看,是事后听说的,她可是战绩赫赫,大出风头。这等规模的比赛,当然是分性别的,她获得女子单打冠军属意料中事,无须大惊小怪。问题是,当时的男队听说有一个队员身体不舒服(也许是诈病),而这个队员在本校比赛中曾多次败在叶慧兰拍下。男团决赛时,领队老师冒险一搏,让叶慧兰打头阵,冲击对方的一号,输了正常,赢了大赚。结果,她顶着“鸡毛毬子”上场,在对手的漫不经

心中尚未回过神来,已被她三下五除二干掉,一时士气此消彼长,我校团委势如破竹,成功登顶。

在后来的岁月中,我看到邓亚萍的比赛,感觉球风与叶慧兰很像。看国手杨影比赛,我也会从技术特点上想起直板生胶的叶慧兰,但后者比赛中更加激情四溢。看着看着,我有时会无限感慨,当时怎么就没有选拔我们的“女侠”进入国家队呢?深深叹息。我相信,如果她能有这样的机会,一定会让鲜艳的国旗升起在国际赛事上。

后来在同学群中,我看见网名为“LJ”者,就是她。她带着小外孙玩,有时也与朋友聚餐,她会晒出面前一堆饮空的啤酒罐,像炮位旁的空炮弹壳。看来,当年的假小子如今成了女汉子,火力还挺猛。

前不久,就传出她脑梗的消息。群里纷纷表示可惜。我看群中以前也有募捐帮助困难同学的事例,就在群中发了个红包,希望群中的老同学能转转,并且能起个头,大家都能捐助一下。可惜没有相应,这我不懂,且尴尬。女同学何丽华代领后,去医院探望时交给了她,告诉她,捐款者是谁,如今人在千里之外。有心何丽华拍下她的视频,放在同学群中。看得出,病情导致她说话含混不清,但她的表情挺激动。她能想起我是谁吗?知道我曾是她粉丝吗?但愿运动天赋如此出众的老同学,能尽早康复起来。

一眨眼,活蹦乱跳的一群乡下孩子,将要进入老年队伍了。不是太顺利,也还过得去。都陆续升级成了爷爷奶奶。相信我们的下一代,会比我们更幸运。



海门印象

□齐冬平

有一位老人
风雨中站立
右手指向远方
一定是朝南的方向

众神之门向东
巴比伦已老去
江海门户
蔚蓝色涂抹
在那个老人的心头
敲响北上海
之梦
向南去
跨过长江
唤醒南通

一座安静的城
长江在城南
时而澎湃
时而温情
千年守候着
江海门户
倾听城里的人们
世代相述纯朴的乡情
正直的血脉
低语吟唱
高山的传说
军山、剑山、狼山、马鞍山、
黄泥山五山

木、金、火、水、土
东、西、南、北、中
而最大的那座山
还是那个老人
用正直的心
堆积的
心灵之山
高山仰止
居之无倦
42岁 晚清状元
43岁 下海经商
独步上海滩
笑傲两朝江湖

赛是正直的
一壶颐生老酒
可读富翁先生卅年心声
可阅先生实业救国之愿

风声悠扬
阅遍千年风霜
笛音惆怅
抚慰百年江畔苇荡
颐生茵陈
浇醒民族的劣根
唤醒大众的
心房
付药方
只有一味
曹翁先生指路
幼稚园 盲哑学校 小学
初中 高中 大学
正直的张赛
头戴草帽
耕耘在家乡的田野
恩泽长三角这片土地
于是雨露滋润
于是书声琅琅
于是风华正茂
于是邻里安康

他是众神之门走出的神
三星河作证
他是民族的骄傲
普度众生
笑谈千里
运筹帷幄
济世八方

有一座城叫海门
城里有一位老人
百年曹翁
大写的果敢的慈善的
超群的长乐的
老人的名字叫张赛

秋光中遐思

□宋一枫

秋光中的遐思
天上飘来一抹白云
静静地吸引着东方的晨光
随手扯下一片
洁白如宣纸
巨大的案板上明晃
影子被一阵风吹皱
哗然作响
轻轻抚摸春般柔软的湖水
夏至蓬勃的牧场
撇捺纵横所到之处
云头艳马
带着宣竹的味道
麻茎的味道
留下蹄香
一滴一滴又一滴墨珠
乌黑明亮
在竹笔开花的地方滴散荡漾
映照山川昆冈
云上太阳
赶海
阳光滚动在公园路
赶海人归来
这群石头做成的渔夫
跨着海的节奏

袒胸露背,全身披光
一路跟着的紫薇花
也是他网住的收获么?
年轻时我就熟悉这座县城
赶海人在台风之前归来
渔家女人面无表情念叨:
鳊鱼海蜇皮
螃蟹蟹黄花郎
多么温存的外号啊
像男人的犟犟子
在渔港中不断冒出来
有许多渔夫渔婆,许多故事
深埋在沙地的芦苇荡
夕阳金光中,海风闪烁
那一年,赶海人
从蒿枝港湾里驮回婚房和
新娘

那一年,赶海人的好日子
停栖在南黄海的岸堤
漫天的星斗,月亮如他的灼
灼瞳仁
赶海归来,他要赶一场海
潮水如约而至
在他石头的身上起伏

冬天 我们想些温暖的事

□吴秋月

(一)
此刻 秋未远 冬已临
此刻 身未动 心已远
此刻 万物停止生长
此刻 时光仿若凝固

此刻 大地的尽头是海
海的尽头是天空
天空的尽头是远方
世界静悄悄

我想西风紧吹
吹来白的云 白的雪 白的光
天地白茫茫

我想走近又想远离
我想千言万语不如默默无语

(二)
风将天空吹得干干净净
愿它吹走人间疾苦
吹走虚无荒谬
吹走一切的是是非非

野菊花一片金黄
开在湖畔不为人知
几只猫流浪在此
这里仿佛它们的王国

他们的王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一个人的湖边辽阔万里
一个人的世界辽阔万里
这样的午后
如此简单
如此宁静
又如此美好

(三)
一只在夏天被抛弃的猫
一边野蛮生长
一边警惕世间所有风吹草动
摇摇晃晃的老人
时光仿佛一条大河
横在他们面前
也横在我们面前

一个人的冬天
一只猫的冬天
世间万物的冬天

冬天 我们就想些温暖的事吧
但愿人间繁花似锦
亲爱的
愿你此生幸福